

# 临邑党史资料

## 第九集



中共临邑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六月 日

## 目 录

|                           |          |
|---------------------------|----------|
| 我对抗战时期德平县委和抗日政权情况的回忆..... | 尹一农 (1)  |
| 抗日战争初期德平支队的沿革情况.....      | 尹一农 (3)  |
| 我在鲁北一段战斗生活的回忆.....        | 黎 力 (4)  |
| 回忆路有水同志.....              | 蔡志忠 (13) |
| 谈谈我在临邑工作的一段经历.....        | 许振国 (36) |
| 临邑县党政军机构沿革名录.....         | (42)     |
| 原德平县党政军机构沿革名录.....        | (77)     |



|                       |      |
|-----------------------|------|
| 一九四九年临邑、德平区级干部名单..... | (84) |
| 一九五〇年临邑、德平区级干部名单..... | (91) |

## 抗日战争时期

### 德平县委和抗日政权情况的回忆

尹一农

原德平县有五个区，即中一区、东二区、南三区、西四区、北五区。抗日战争前国民党在西四区有基础，中一区次之。当时该县党政军权，可以说都掌握在这两个区的上层少数人手中。如县国民党部负责人董静庭，是西四区人。县武装负责人曹镇东是中一区人。

一九三八年春我八路军到德平活动后，才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是年秋县委书记陶易生。一九三九年一月县委书记张海兰，组织部长宋读亭，宣传部长宋振华（宋兴亭），锄奸委员赵明。同年四、五月间县委书记又换了刘景佐。时间不长刘调走后，鲍实甫担任县委副书记。县委还有宋振华、宋读亭。一九三八年冬北五区宋家庄建立了共产党支部，支部书记宋读亭。孔家镇建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赵明。东二区于家庄建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靳兴侯。党员有靳雪卿、殷文林。这时我在党支部领导下进行抗日活动，如接待路过我这里的秘密抗日人员和宣传抗日救国等。一九三九年二月由靳兴侯、宋海青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不久我在本村（后殷家庄）又建立了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一九四二年秋，县委书记周劳工。这时日寇强化“囚笼”政策，“扫荡”频繁，环境恶化。国民党顽军曹五旅一部分公开投降日寇，在德平各区建立了伪据点。另一部分由曹镇东带领明着打着抗日牌子，实际上与日寇勾结公开反共。因此，该县党组织曾一度受到破坏，走向低潮。到了一九四四年秋县委书记丁学风（刘秀亭），县委委员

有靳兴侯（兼县长）、褚方珍（副县长）、李玉池（联络部长）、刘  
志坚、张希武。

抗日战争初期，德平县有地方势力曹五旅占据。该县并建立了县  
区政权。八路军为了贯彻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未建立政权组织。曹五  
旅投降日本鬼子后，于一九四四年秋，就建立了抗日政权。县长靳兴  
侯，副县长褚方珍。中一区区长赵明，东二区区长张登昆，南三区区  
长李星五，西四区区长于一人，北五区区长宋安然。

解放后，德平县建制撤销，原北五区和东二区东北部分划归乐陵  
县。于家庄、后殷家庄属于乐陵县郑店公社范围。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五日

## 抗日战争初期 德平支队的沿革情况 尹一农

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冀鲁边区支队司令员兼政委肖华、政治部主任符竹庭，大约于一九三八年春进入冀鲁边区的，经常到德平一带活动，军纪严明，真是秋毫无犯，在群众中威信很高。这时有地方势力国民党顽军曹五旅旅长曹镇东占据着德平，敲诈勒索，群众敢怒不敢言，影响很坏。

一九三九年春，在肖司令指示下，德平县委筹组德平游击第四大队，大队长宋振华（宋兴亭），大队副张登昆、赵明、刘德昌（肖部派的），指导员宋读亭，副指导会员宋安永。同年秋宋振华、宋读亭调德平县委工作后，张登昆任大队长，宋安永任指导员，我担任供给员。一九四〇年夏由于大队发展了，就改为德平支队，支队长靳兴侯，指导员宋安永（我已调陵县第五区工作），这时支队大约有一百到二百人左右。活动范围除跟随肖司令到远地打游击以外，多在德平北五区和东二区一带活动。大约在一九四一年又改编为津浦支队，支队长靳兴侯，这时“鸟枪换炮”，兵马多了，活动范围也就广阔了。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五日

## 我在鲁北一段战斗生活的回忆

(据黎力同志的谈话录音整理)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八日

### 一、参加肖华支队

我是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有天津地下党负责人邱玉栋同志介绍到肖华部队来的。当时部队驻在乐陵县内皂户孙家，番号是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有一个营的主力，有的也称肖华支队。这支部队是一一五师三四三旅的一部，奉命挺进到鲁北，以乐陵为根据地，进行抗日活动。支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均有肖华同志一人担任。司令部参谋长是邓克明，政治部主任符竹庭（在鲁南牺牲）。编制还有卫生部、供给部等。和我同期来的有杨纯（女，沧州人），现在北京。李泽文，现在北京。朱义明（女），王芹（女，牺牲了）。以后陆续来的还有杨纯（杨纯的弟弟），我的已故前妻王谋杰等同志。我来后就到了卫生部。部长是范英武（红军，现任北京妇专科医院副院长）。一九三九年六月，我得了病，不能跟随部队行动，就暂时脱了军装，通过关系到了乐陵六区朱家寨子英国教会医院养病，当时和我一道住院的还有李义（陕西人，现任北京铁道部总院院长）。

十月天气凉了，我的病好转出院，留在了后方，后方在宁津县密场，此地属游击区。一九四〇年肖华就带着一部分主力部队从禹城一带往鲁西南济宁一带去了，先到枣庄过铁路进入南临沂。当时乐陵六区六宋家战斗有一些伤病员要接收下来，组织上就把我留下了。

## 二 从冀鲁边到渤海二分区

冀鲁边是指天津以南 济南以北 津浦路以东 渤海湾以西地区。那时这个地区有两个部队。一个叫津南支队，一个叫鲁北支队，这就是冀鲁边的武装力量。我是属于鲁北支队的。以后津南支队和鲁北支队合编叫教导六旅。这是从山东军区编下来的。六旅下辖三个团：十六、十七、十八团。鲁北支队属于十七团，龙书金是十七团团长，活动在鲁北这一块。主要是在现在的德州地区。十七团以后形成渤海二分区。十六团在沧县、南皮、东光一带，以后形成渤海一分区。十八团在阳信无棣一带，就是以后形成渤海四分区的那个团。十七团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是属于主力的，不仅指挥本团兵力，还指挥各县的县大队、区中队等地方武装。此时我在十七团任卫生队长。

邢仁甫当时是教导六旅旅长。他借开会之机枪杀副旅长黄骅同志，以后就公开叛变了。此事的发生，津南地区受损失较大，鲁北受的损失较小。为了纪念黄骅同志，渤海区党委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将新海县正式命名为黄骅县。

一九四四年各大军区成立后勤部，渤海军区也成立了后勤部。部长关宗礼，副部长管卫生的是王新阳（现已离休），政委王文木。各个军分区都成立后勤处。二分区同样成立后勤处，具体负责供给和卫生工作。处长于裕远（现任福州军区后勤部长），政委刘英阳（老红军已病故），副处长尹文林（德平人已病故）。我任副政委分管卫生工作。当时我们四个人组成后勤处，设立了后方医院、修械所、炸弹厂、被服厂。无敌情正常工作，有敌情就转移。这是一九四四年上半年的事。

一九四六年初打德州时，成立了二分区后勤处，二分区卫生处，我被任命为二分区卫生处长兼政委。开始住在陵县城里。这时，正和国民党搞三人调停小组，进行谈判。司令部驻禹城，谈判到六月份就破裂了，解放战争也就开始了。因二分区司令部离铁路太近，又从禹城撤回临邑。我们的后方供应也随之搬到滋博店（现陵县淄镇）一带。我因工作需要住在临邑城里（城西南角靠城墙）。当时卫生处下设三个所：一所在盘河一带，二所城东皂户李家（现属济阳），三所城北季、国二寨。

临邑有这么个特点，解放战争中大型的战斗不多，因为国民党对解放区进攻开始后，重点进攻未过黄河，鲁北地区占点光。再就是当时新四军从咱们那里路过，加之日本投降后土匪、坏团、汉奸等大部已瓦解。最后一仗是打商河，那时城里有田三秃子、有济阳的白玉亭。解放商河是杨国夫指挥的。打完那一仗以后，鲁北的土匪基本上消灭。属于休养生息阶段，卫生工作也随之得到了发展。当时国际红十字会给了一部分捐款。根据上级指示，二分区成立了和平医院，也叫公医院。渤海区叫国际和平医院（就是现在的德州地区人民医院的前身，院址设在临邑城南邓家井子，属地方性的，为当地群众免费看病。德州医院写院史时来找过我，因我是当时医院院长）。另外还有当过中学校长的李笃臣同志，也担任过该医院院长。再就是当时从部队抽出来到医院工作的李志民同志，就是现在德州医院的副院长。一九四八年解放潍县时组织了临时十三师，是由一、二军分区组建起来的，由渤海区副司令员李发和四分区司令员杨信分任正副师长，率队从济阳出发过黄河。我亦随营进驻邹平一带，其任务是阻击吴化文的增援部。



队 时间两个月左右，潍县解放，吴部缩回济南，我们重返鲁北。一九四八年我奉调去渤海军区卫生部直属医院二医院（住在北镇一带）当院长。至此，我又结束了在二分区的这段历史。

### 三、王楼战斗情况

要谈王楼战斗，又要从十七团说起。那时团以下不叫营，叫地区队。按一、二、三顺序排列，即一地区队，二地区队，三地区队，实际是直属十七团的三个营。一营营长赖金池，后去东北，最后病故于江西，是有名的干将。指导员郝景川，二营营长张宝珊，现任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教导员赵淳，现在北京空军政治部老干部办公室。三营营长李明生，临邑西大杨战斗中牺牲。教导员陈文惠（河北人，昌潍战役中牺牲）。三个地区队都单独活动。另外，还有县大队，区中队等。那时军队和地方党是一元化领导，曾旭清是二地委书记兼二军分区政治委员。龙书金原是十七团团长的，与地方二军分区合并后为二军分区司令员。参谋长李青山（在东北病故），政治部主任李恒泉（一九四四年第一次解放临邑城时牺牲），政治处副主任杨秀章（天津人，曾任浙江省军区副政委，现已离休）。供给处长罗顺友，老红军，是毛主席的马夫，病故于陵县。我是卫生队长，电台台长罗振旺，现改名罗长波，在北京，任通信兵总部参谋长。这些人都是当年在王楼战斗现场的，随着司令部活动的有两个特务连，特一连和特二连。特一连连长赵义昌，王楼战斗中负重伤，解放后任济宁军方区副司令员，后病故。指导员大概姓张，战斗中牺牲了。副司令员徐尚武，任过临邑县长，人称“徐阎王”，特务汉奸只要被他抓住非杀掉不可，所以敌特、汉奸都怕他。其实这个人非常和蔼。我是在他住院期间认

识他的，大概是在盘河与匡五交界的地方，他挂花后我给他找过房子，他不幸在王楼战斗中牺牲了，这件事连我当时在北京的爱人王谋杰同志，也从伪报刊上得到了消息，认为我们一块在王楼战斗中被鬼子吃掉了，弄得我们好长时间没通信。

王楼战斗的时间大概是一九四二年底或一九四三年初。记得是下雪的一天早上，我们住皂户李家，侦察人员报告，说敌人已经对我们拉网扫荡了。如果当时部队朝发现敌人的东面新市大庄方向猛冲一下，是可以突出包围圈的。结果，部队由驻地出发向西南方向迂回前进，刚越过徒骇河就发现南面有敌人，且已看的很清，接着，部队又返回河北向王楼方向前进。当部队进至王楼村，前边侦察员报告，朱家楼子已被敌人占领，并正对我实施迂回包围。看来采取硬攻实难奏效，只好就地暂停调整部署。分区首长很快命令特一连顶住朱家楼子方向之敌，特二连掩护分区机关向南突围。任务刚布置完战斗就打响了。分区首长率领机关在特二连的掩护下从王楼前边向南突围。这时特一连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被敌人压的撤不下来，最后几乎全部壮烈牺牲。我们分区机关顺着抗日沟到了刘大屯，在刘大屯一停，西边的敌人上来了，看得很清，敌人戴着大皮帽子拿着枪。这时侦察员报告，东面的敌人已经接近刘大屯东门了。我和杨秀章在村西南角上亲眼看到这些情况。这时我们已左右受敌，北面王楼正打着，东西两面的敌人一齐围袭上来了。只有南面一条抗日沟。在这个时候敌人向我们开枪了，我们也开始反击突围了。二连在前，龙书金、曾旭清、警卫员后边再加我们这些人，都跟着往外突围。我们依抗日沟作掩护，子弹从沟上一个劲的飞。记得当时有一个骑马的同志被敌人从马上打下采

了，但是没有死。谁呢？后来才知道是张奎武的闺女张洪英（**救金瓶**的女人）。总之，我们是借着抗日沟作掩护突出重围的。

出来后，目的是打算进入齐家集子。结果还离齐家集子一段距离的时候，侦察员来报告了，说齐家集子不能去，因为齐家东门已经发现敌人了。这才决定过徒骇河。冬天河里有冰，冰下是水，水没到膝盖我们都过去啦。和我们一块过河的有政治处的技术书记张建华（管文件的）已复员（家是乐陵杨盘的，他儿子现在山东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组），和我一起出来的王法增不在了（曾任徐州军分区副司令员）还有葛宗山（当时卫生员，现在福建宁德军分区干休所）。

伤病员怎么办？当时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化整为零分散隐藏。确定将几个伤员交待给我们所路过村的伪村长，我们很严肃地和他们讲过几天我们来，只要你们在伤病员就得在，伤病员有个好歹就找你们算帐。

当我们安排完了，天已很晚了，当天晚上，我们转移到威官屯（村名记不太清了）。夜深了，寒气逼人，龙司令和大家一起烤火。大家都在关心着特一连的同志们，他们为什么还没撤下来呢？以后据李青山参谋长介绍，我们到了刘大屯以后，让两个通讯员跑到王楼去给特一连传达马上撤退的命令。谁知两个通讯员没走到王楼都牺牲了。所以整个特务一连就壮烈的牺牲在王楼战斗中。

当时和司令部一起冲出来的一共有百十个人。冬天夜长天亮的晚，听说周围还有敌人，大家都很着急，恨不得快走，离开这里。司令部很快下了迅速行动的通知，开始我们往西走，这里有临邑通禹城的公路，在公路南边有个村庄大概是石碑杨家，属于临邑还是属于齐

河搞不流。这时天就蒙蒙亮了。同志们的脚被冻得走路都不得劲了。就进村子休息。我进去后还不错。老乡给弄了床被子将脚盖上暖和了一会。龙书金司令员带人去看地形。发现临禹公路上有汽车。觉得此地不能停。就赶快通知部队过公路往北去。我记得部队到水务才停下来。

在水务。领导考虑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决定龙书金带一部分人往平原七区亭子一带。靠铁路附近活动。曾旭清、杨秀章带一部分人。到匡五、盘河以西的王辛家、大邱家、滋博店一带活动。行动之前我们换上了便衣。当时的原则是尽力保存革命力量。

临邑南部、济阳北部经敌人这一次扫荡。形势起了很大变化。需要很好的设法扭转这个地区的局势。好处是日伪拉网扫荡时。第一地区队没有与敌接触。赖金池、郝景川正率队活动在济阳南部。在敌包围圈外头。没有受到损失。为了打开局面。他们主动向十七团司令部靠拢。重新南下。在分区的指挥下组织了艾栏战斗（在济阳西北二太平附近）。通过这次战斗从政治上扩大了影响。说明八路军仍然存在。接着又把乌七八糟的汉奸铲除了一些。

就在这时。我和杨秀章等六七个同志奉司令部的命令。怀着悲痛的心情到了王楼安葬烈士的遗体（大概是在发生战斗后的十几天）。王楼西面有个大湾。特一连的同志被敌人压缩到那个大湾里。他们战斗到把子弹打光。壮烈牺牲了。我记得有一个排长可能叫张新江。是共产党员。司令部的警卫人员。战斗中很勇敢。也牺牲在此次战斗中。再说赵义昌。据了解战斗到最后就剩下他一个人啦。他已全身负伤昏迷过去。幸好未被敌人发现。当他苏醒过来后。吃力地在雪地上爬到

王楼村内，敲开一户老乡的门。可能是一家姓陈的老乡把他隐藏起来了。

副司令员徐尚武同志，我们从刘大屯出来的时候他没跟队伍。后到一个老乡的地瓜井子里隐藏起来。鬼子顺着雪地上的脚印找去了，鬼子在上面哇啦哇啦的喊。见他不出来便投进了毒气弹，徐司令就这样被毒死了。尸体被日伪运往临邑。据说和他一块牺牲的还有个通讯员。罗振望带的电台就藏到了刘大屯。是战斗以后运走的。

记得当时专署的李大展也是突围出来的，他是搞财粮工作的。大胡子，绰号叫马克思。专员是孙子泉，现在徐州。匡五县县长田任平也冲出来了。从这些人员情况看，当时可能是开地委扩大会。

我们当时掩埋烈士尸体的办法就是就地掘坑葬埋。也弄不清牺牲烈士的姓名了，当时那些同志们是浴血奋战，牺牲在血泊之中。有的只是从打的绑腿布上看出是某个人。加之当时形势还很紧张，很难一个人弄一口棺材，只有动员群众简单的将烈士的遗体掩埋起来，让牺牲的同志们入土为安。最后我又写了一块牌子插在墓前。至今我未再去过三杨。不知现在情况怎样。据说，龙书金司令员他们去过，看了，好象不太满意。

#### 四 首长与战士同甘共苦

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鲁北普遍闹灾荒，人民生活相当困难，部队生活也十分困难。部队每逢开饭就是排队分领老乡送来的窝窝头或饼子。战士站到队前头，干部站在队后边，党员干部站在最后，开始拿的是圆个的，最后是碎的不成个的。拿不起来只好用碗挖起来。有一次吃完饭我到司令部里去，正赶上龙司令员魏副司令员朱巴雅。

龙司令对朱说：“你为什么给我买两个窝窝头？你是谁的司务长？”  
朱自我检讨地说：“我认为首长太辛苦啦，去赶集时只见着一份卖窝头的，我就买了两个来。”这就是过去干部同甘苦共患难的例子，现在  
战士

## 回忆路有水同志 (据秦志忠同志的谈话录音整理)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六日

我一九四二年春天参加革命，开始就在路有水的八大队当战士直到一九四五年离开八大队。我和路有水同志相处三年多的时间，加之他的娃娃家就在我村（糖坊村），所以我了解他的一些情况。据我的记忆介绍如下：

### 一、我对老路的印象

我和老路开始在一起于革命他才三十来岁，经常穿的是从鬼子那里弄来的服装。夏天穿一件丝绸褂子，被风一吹抖抖搜搜的。冬天一套呢子服装，戴着大皮帽子，腰间扎着皮带，插着一把匣子枪，戴着墨镜，好威风。贸然看，你不知他是干什么的。有时白天行军，他一会跑到队伍前头，一会又跑到队伍后头。有时跑到棉花地里，摘几朵花插到头上，和战士开玩笑说：“孩子，看花！”逗得战士们嘻嘻哈哈的。有时走着走着他对某个战士的脑袋“拍”一下子，他嘻嘻哈哈了。战士们叫着他的小名跟他闹，他也不在乎。晚上行军，有时他自己悄悄地跑到部队要路过的村里，不是藏到村头上的厕所里，就是藏到猪栏棚子里。部队走近时，他不是学羊叫，就是学狗叫。然后他出现在部队前面，对战士们说：“你们走道不会脚步放轻点吗？弄得羊叫狗也叫的。”都知道是他学的，给他开玩笑的说：“这个狗可不小。”

别看老路没文化，但他讲话很生动。他说，军队打胜打败，掌握

时间是很重要的。一场战斗往往因一分钟之误就要造成失败。并经常教育战士要“出如虎，行如鼠”，说走就走，说打就打。要有这个作风，不能拖泥带水。他自有体会地说，我要堂堂浪浪的，别说一个老路，一百个老路也早死到敌人手里了。现在想，也确实是那么回事。

老路爱喝酒，我给他当警卫员，给他背着水壶，但壶里装的是酒不是水，走到哪里哪里喝。他在世时，我到医院看他，谈起这个事，他说：“志忠啊，过去你给我当警卫员时，你看我什么时候喝醉过。我心里明白，喝醉了会误事的。有时候我还装风卖傻来，那是烟幕弹，是叫别人弄不清我是怎么回事儿。”现在看来，老路是粗中有细。那时天天行军打仗，他要不是粗中有细，早就完了。他强调部队行动迅速，从起床到集合只用五分钟，谁不按时集合他教训谁，当众批评，有时还骂一顿。平素他和战士们闹玩，布置任务的时候是很严肃的，说一句，算一句。他部下的战士不管过去是干什么的，都听他的。

另外，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关键时刻沉着、勇敢、果断。不然，他率领的队伍也发展不起来。

八大队当时的根据地是五区（就是现在的太平寺和强寨乡），这一带群众基础好，部队共一百三十来人，大部分是临邑的。三个步兵排，一个匣子排。一排是大盖子，二排是九八式，三排是金钩子，全是穿的日本鬼子和伪军服装。老路有个性格，喜欢不怕死的，不回着红皂白，只要愿意跟着他干就行，所以八大队那些人的基础不行。八大队开始没有机枪，后来在西大杨战斗中得了一挺。活动是游击性质的。老路在徐司令的指挥下，也去完成上级交给的一些特殊任务，例如，向原德县一带去锄奸。因为那一带我们的区长、指导员经常被坏



人杀害。上级党派老路带着队伍去了两次，震慑了敌特坏分子，我们的干部就好开展工作了。正因为他这支部队人少而战斗力强，又善于利用敌人灯下黑，所以当时二军分区司令部，常常把艰巨而特殊的任务交给八大队去完成。

路虎子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不准自己的战士官报私仇。李家楼有个人（忘记名字）在八大队当战士，这个战士和本村一个人有“仇”，什么仇咱不知道。有一次部队住在一溜三宋家时，那个姓李的战士未经路虎子知道，扛着大枪回村报仇。当时那个战士的仇人没在家，正在村南地里刨地瓜，他到了那里一枪就把人家打死了。他打死人家，人家一家人找老路告状。一去一大帮，老路一打听，李××确实是官报私仇，就叫人把李××捆起来，在宋家沙河里砍了。老路砍他时还说：“叫你小子官报私仇。”这也是老路严明军纪，取信于民的一个重要因素。

## 二、为民除害

何狗子原一营营长张五星子是张坊子人，他的父亲是路虎子的爷爷。何狗子所谓的“铁三营”被我军消灭了，营长刘长阵也被我击毙了，何狗子为了保住他这个“铁三营”的称号，又重新组建了个三营，任命张五星子为三营营长。因此，张五星子又成了何狗子的靠身小棉袄。张五星子他爹借儿子的势力，胡作非为。老路虽和他有老亲，但走的不是一条路。同时老路对他这种为非作歹的行为早已恨之入骨。有一天，老路的部队行进在五里庙子附近的公路上，正碰上从北边过来一辆轿车子。因为那时穷人不坐这玩艺，只有地主和城里鬼子才坐。于是，老路就截住了那辆轿车的去路。他把轿车的门帘一撩，里边